

剪纸的微商，
照亮人生尘途

1957年，张其培出生在北仑穿山半岛四顾山下的一个村庄，三岁那年右腿因病落下残疾。1970年，父亲撒手人寰，留下清贫的家、羸弱的母亲，还有尚且年幼的他。同龄人在田埂上奔跑嬉闹，在街巷里追逐呼喊，他只能坐在门槛上，拄着拐杖，沉默地看着这一切。

小学时，张其培就显露出对绘画的偏爱。课本的空白处，草稿纸的边角，被他画满了小人、房屋、花草。没有画笔，就折一根树枝，在泥地上一笔一画地描；没有范本，就盯着墙角的野草、檐下的麻雀，把眼里的一切，都刻进线条里。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，是他童年微弱的光。

与剪纸的相逢，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午后。初中毕业的他，随手翻开一张旧报纸，一方小小的剪纸精巧灵动，猝不及防撞进他的心底。没有名师引路，没有专业器具，一张红纸，一把旧剪刀，他把报纸上的剪纸纹样小心翼翼地剪下来，一笔一画描摹，一刀一刀试剪。天安门、向日葵，是他最初的习作；线条生硬滞涩，剪刀毛糙不齐，剪坏的红纸堆成了小丘，投稿的信件寄出去石沉大海。

无数个深夜，昏黄的油灯映着孤瘦的身影，他摩挲着钝掉的剪刀，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，迷茫与失落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，甚至想过，就这样放弃吧。可只要放下剪刀，心里就空落落的，像被抽走了什么。再拿起剪刀，对准红纸，刀尖与纸张触碰的细微声响，烦恼、痛苦、自卑，都在这声响里，暂时被隔绝。

1980年，为宣传橱窗展览事宜，大碑文化站陈培嘉向他约稿。张其培激动得彻夜难眠，精心创作了《灯下书友》，当看到自己的剪纸被贴在宣传窗里，被路人驻足观看、轻声议论时，他的心里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。

后来，他看到剪纸名家罗枫的事迹，心生向往，登门求教。罗枫仔细翻看张其培的作品，温和地说：“多看、多刻，沉下心来，守本心。”这十个字，如灯如炬，照亮了他此后的艺术之路，也成了他一生的箴言。

1984年1月，张其培在村里的针织厂做会计，办公室的三门大橱中间一扇缺了块玻璃，他随手画了一幅山水画，挂在破损处，权当装饰。有一天，公社宣传委员来到办公室，一眼看到这幅画，得知是张其培所作，把他调到了文化站工作。

从乡村会计，到基层文化工作者，他的人生终于与热爱的艺术紧紧捆绑。每天，他拄着拐杖，走三四里路上下班，办公室隔壁是喧闹的康乐球室，人声鼎沸，可他总能静下心来，在烟火与喧嚣的夹缝里，剪尽世间沧桑，也剪出心中光亮。

同年8月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刊发了他的剪纸处女作《晨读》，晨光中青年阅读的模样，简洁朴素，却充满朝气。拿到报纸的那一刻，这个沉默内敛的男人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他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：这条路，我要走一辈子；这把剪刀，我要握一辈子。
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
张其培

刀尖上见风骨
纸尖镂烟火

朱伟文

2026年仲春，甬城的风裹着三江口的湿意，漫过筹建中的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。张其培将一卷朱红剪纸郑重递至馆方负责人手中。作品以圆形构图，铺展甬地岁时非遗：春贺新岁、纸鸢凌空；夏迎端阳、龙舟竞渡；秋月赏月登高、冬祭灶祭祖。四时民俗错落排布，刀痕纤细灵动，凝练浙东节气生活与民俗底蕴。这幅应邀之作，后续将由设计师衍化为艺术装置之一，陈列于非遗馆大厅。

五十年光阴流转，张其培以刀为笔，以纸为田，默默耕耘，将生活的坚硬化作艺术的温软，把寻常岁月雕刻成不朽乡愁。



《古宅新韵》

江南风骨里，镌刻乡土深情

张其培的剪纸，从不刻意追求华丽繁复，也不是墨守成规的复古，温润、洗练、精巧、质朴，像浙东的流水，柔婉中藏着力量，像他本人，沉默中藏着赤诚。

1985年，张其培参加中华剪纸函授中心培训，第一次系统学习剪纸理论与技法。他如饥似渴，刻苦钻研，最终被评为优秀学员。这次学习让他的创作豁然开朗，题材从简单的花卉、人物，转向浙东民俗，开始真正扎根故乡的土地，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。

1987年，张其培在罗枫推荐下，参加了在宁波举行的全国剪纸骨干培训，技艺突飞猛进。他的作品，开始频频发表在《农民日报》《剪纸报》等报刊上。东海民兵、建设者、丰收的场景……他把身边的生活、平凡的劳动者、时代的风貌，一一剪进纸上，让剪纸真正扎根现实，扎根生活。

“艺术不是空中楼阁，而是扎根生活的果实。”乡间的民俗和生活里的温暖瞬间，都被他记在心里，刻在纸上。

《古宅新韵》是他艺术生涯的巅峰，也是他最珍视的作品。构图对称却不刻板，黑白处理恰到好处，剪刀流畅，刀味十足，古宅大门古朴浑厚，“五世其昌”牌

匾庄重典雅，瓦当、窗棂上的吉祥符号，处处透着浙东地域文化的厚重。宅院内，身着旗袍的女子手持胡琴，既有古典的温婉，又有时代的朝气。绕柱而生的树蔓，蓬勃向上，藏着“新韵”二字的深意。著名剪纸艺术家秦石蛟评价它：“诗情画意，油然而生。”2006年，这幅作品斩获中国剪纸艺术精品展金奖，被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收藏。

他的剪刀，既剪传统也剪时代。《逛新城》《日新月异》《北仑蝶变》，记录下改革开放以来北仑的变迁和城市的崛起、百姓的幸福生活。他的人物剪纸，以阴刻为主，简单朴素，不矫揉造作；景物刻画，表意为主，给人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。剪纸名家王少丰说：“其培的剪纸语言很朴素，这是发自他内心的真切表达，不刻意追求华丽，只用真诚，诠释对艺术的热爱。”

荣誉接踵而至，张其培的作品被国家博物馆、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，远赴日本、德国展出。2000年，他随浙江省残疾人文化艺术交流团出访日本，现场展示剪纸技艺，让宁波剪纸惊艳海外；2016年，个人作品集出版；2017年，个人作品展在北仑、宁波、杭州三地巡展，他还被授予“新中国剪纸艺术家”“宁波市十大剪纸艺术家”等称号。



《屠龙红妆》



《港城蝶变》

一心传艺，守护非遗薪火

身为宁波市、北仑区两级非遗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张其培把传承的责任牢牢扛在肩头。他说，甘愿做非遗传承的铺路石，把后半生的心血，悉数倾注在剪纸的普及与推广上，让这门古老的技艺，在年轻一代中生根发芽。

1986年，北仑高塘学校成立剪纸兴趣小组，邀请他前去授课。从此，每周一次，风雨无阻，他拄着拐杖，按时出现在学校的教室里。他手把手教孩子们握剪、构图、剪裁，从最简单的纹样教起，耐心讲解剪纸的历史与技法。孩子们的小手握着剪刀，笨拙地在红纸上比画，他就蹲在一旁，一遍遍地示范。如今，高塘学校已成为省内闻名的剪纸特色学校，而这一切的起点，都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。

后来，他又走进宁波职业技术学院、宁波大学以及社区文化礼堂等，开设剪纸课程，举办公益讲座，毫无保留地对待每一个学生、每一个爱好者。2021年，他收小浃江中学的梅馨为徒，耐

心指导，悉心培养，看着徒弟一点点成长，一点点进步。2025年，梅馨的作品两次入选浙江省展览，还斩获长三角剪纸作品展最佳作品奖。今年3月，梅馨成为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一员。收到喜讯时，不善言辞的他反复徒弟要“继续努力”。

张其培也从未停止创新，他将剪纸与现代时尚结合，创作出凤凰披肩等作品，让剪纸从墙上、窗上，走到人们的身上，走进日常的生活。他说，传统手艺不能墨守成规，要跟上时代的脚步，才能活下去，才能传下去。

如今的张其培，大时时候守在工作室里，与红纸、剪刀为伴。“剪纸是我的第二生命，只要一拿起剪刀，就没有了烦恼。剪纸改变了我的生活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。”他的心里，还有未完成的梦，以新碾的中河、岩河、秦河为题材，将沿河的人文风俗、岁月变迁，一一剪进纸上，留给故乡，留给后人。那是他对故土最深的眷恋，也是他艺术之路未竟的追求。

鉴赏与收藏

应敬明

项元汴（1525年—1590年）是明代名臣项忠的后裔，出身显赫，家资富足。他博雅好古，终身不仕，倾心收藏与鉴赏。他在嘉兴府城灵光坊所建的天籁阁，被誉为明代最重要的私人藏宝阁之一，后世更有“一座项氏天籁阁，半部中华书画史”的盛誉。

有学者据项元汴千字文编号估算，其藏品约有2190件。天籁阁所藏书画，多为唐宋元至明中期吴门名家流传有序的真迹名作，如东晋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（摹本）、王羲之《瞻近帖》，唐代韩愈《五牛图》、怀素《自叙帖》，北宋李公麟《临韦馥牧放图》，元代赵孟頫《鹊华秋色图》等。他能构筑如此庞大的收藏帝国，离不开家族雄厚财力的支撑。其父项铨诚信经商，积累巨额财富；两位兄长，一专注于文艺，一入仕途，家产最终汇聚于这位幼子手中。

项元汴对收藏的痴绝，在

“以琴换帖”一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珍藏一张唐代“天籁”铁琴，爱若至宝，天籁阁也因此得名。当怀素《自叙帖》真迹现世，卖家索价两千两白银，相当于一知县四十五年的俸禄，即便家资丰厚，他一时也难以筹措。在阁中徘徊数日，对笔墨的痴迷胜胜琴音之爱，他以天籁琴叠加巨款，换回这卷狂草真迹。

得宝之后，项元汴在《自叙帖》上钤盖七十余方印章，密密麻麻如繁星点缀。后人多以“破坏美感”诟病此举，却鲜少体会其中深情：那不仅是所有权的宣示，更是一种极致喜爱却不知如何表达的笨拙，一种恨不得与作品融为一体的痴心。

如果说“以琴换帖”尽显文人痴迷，那么在韩愈《五牛图》卷尾留下的记录，则显露其商贾本色。他用工整小楷写明购买时间、地点与价格，如同清晰账册，与文人诗词题跋截然不同。旁钤“此”字印，正是其千

字文编号的体现。每得一物，他皆详录交易、编定字号，建立起完整的收藏档案。

这种将商业管理思维注入艺术收藏的做法，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。他构建的可追溯、可验证的藏品管理体系，既方便他平日摩挲把玩，更为后世鉴定留下珍贵依据，让伪造项氏旧藏的难度大大增加。

与此同时，项元汴将商业才能完美运用于收藏实践。他深谙艺术品市场规律，建立了广泛的收藏网络，从苏州、杭州到南京，都有为他搜罗珍品的“经纪人”。他对藏品价值的精准判断，既源于艺术修养，也得益于商人的市场嗅觉。天籁阁的收藏在质量与规模上均冠绝一时，甚至在规模上无人可及。

项元汴的收藏绝非“独乐乐”。天籁阁是明末江南最活跃的艺术沙龙，汇聚天下文人名士。《嘉禾征献录》记载：“海内风雅之士，取道嘉禾，必访元

汴，而登其所谓天籁阁者。”

青年项元汴曾得文徵明亲授，这为项氏收藏奠定了“吴门”正宗的品位基调。他与仇英的交往尤为为人称道，项元汴邀这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住家中十余年，提供无数古画供其临摹研习。这段经历直接滋养了仇英的艺术，助其终成“明四家”之一。天籁阁最重要的客人莫过于董其昌。青年董其昌曾在此尽情饱览晋唐真迹，这段经历被他视为艺术生涯的转折点，自称“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年月”。项氏收藏中蕴含的笔墨传统与审美趣味，深深影响了

董其昌“南北宗论”等划时代艺术理论的形成。

项元汴常在藏品上钤盖“子孙永宝”之印，期盼珍宝世代相传。然而历史无情，在他去世约55年后，清军攻破嘉兴，天籁阁毁于战火，藏品星散四方。那方“子孙永宝”之印，终成一声令人唏嘘的叹息。

但天籁阁的文脉并未中断。散佚珍宝部分归入清宫，成为乾隆帝最珍视的收藏。乾隆特在承德避暑山庄设立“天籁书屋”，专贮项氏旧藏，以表追慕。今天，当我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《五牛图》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赏《鹊华秋色图》，乃至在海外博物馆与项氏旧藏相遇时，看见的不仅是丹青瑰宝，更是一段跨越四百年、生生不息的文明接力。


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赵孟頫《鹊华秋色图》

锐观察

男儿何不
带吴钩

——谈浙百青春版《胭脂》的阳刚之美

戚虹

《胭脂》出自清代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，不涉妖狐鬼怪，而是一篇纯粹的“公案小说”，讲述东昌府胭脂与秀才鄂秋荻的一段姻缘，因绣鞋丢失引发命案，历经三次审理方真相大白。蒲松龄以“异史氏”之名留下评语，强调“审慎治狱”的重要性。这一主题穿越三百年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。

1961年，魏峨、双戈将其改编成越剧，次年由浙江越剧团公演，引起轰动。改编脱胎原著风月纠葛（小说中宿介风流成性，对胭脂确有企图，改编后则摒弃了这层色彩），情节转向案件审理、责任担当和人间道义，让一民间公案升华为叩问良知的经典。六十年后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（浙越团）推出青春版《胭脂》，以男女合演复排经典，完成了又一轮传承与新生。

长久以来，越剧观众习惯了女小生的阴柔之美，那是一种经过艺术提纯的、近乎理想化的男性形象。此次演出，让舞台上的所有男性角色真正“回归”，在声腔上体现得尤为明显——从女小生惯用的高亮脆甜，转为宽厚与沉稳，与“公案戏”的正气浑然相融。表现在《胭脂》中，吴南岱无论是断案时的严词质问，还是“寻思”一折中的内心独白，都因这份浑厚而显得格外有说服力。

青春版《胭脂》最打动笔者的，是优秀青年演员郑森化对吴南岱“转化”过程的细腻把握。

吴南岱“断过不少案子，非常自信”，甚至以清官自命，这也是百姓对他的评价——第五场亮相时的意气风发，面对案情时的果敢决绝，让观众看到一位年轻官员的抱负与决断。然而问题恰恰出在“太过自信”上：从自信到自得，从自得到自满，从自满到自专，最终滑向自欺。这一连串的递进，将他的成长困境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第十场“寻思”是全剧的戏眼。后堂高悬的“慎思守志”四个大字，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。当吴南岱意识到自己可能错判，内心陷入天人交战——翻案则名声扫地，不翻案则良心难安。

郑森化在这一段借助帽翅功，将角色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：一只帽翅颤动，另一只静止，分明就是那颗摇摆不定的心。最终吴南岱决定“哪怕为此丢官”也要重审。从自信、自得、自满到能自省——这才是最难得的。这份敢于自省的勇气，正是阳刚之气的底色：不是永不犯错，而是知错能改、奋发凌厉。这一刻的吴南岱，帅气的不再是外表，而是知错能改的担当与直面内心的勇气，正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鲜活呈现。

剧本之妙，还在于道义与情理的平衡。改编删去原著芜杂，宿介与鄂秋荻在蒙冤之际互相鸣冤、彼此担当，人物之间平添了一份义气，使剧情更见刚健正气。演员表演细腻传神，身段、唱腔、念白皆见功底，让老戏有了新的青春质感。

回顾剧场，观众席的面孔与舞台同样年轻，其中男性观众的比例之高在越剧剧场里堪称罕见。他们讨论帽翅功、品评唱腔，那份投入打破了“越剧只有中老年女性爱看”的刻板印象。当舞台上的小生不再是女演员反串的“俊秀”，而是男演员本真的“帅气”；当声腔不再是高亮婉转的柔美，而是气息下沉的浑厚——越剧的观众边界，正在悄然拓宽。台上24岁，台下正青春。这一晚，经典与年轻人在剧场里完成了双向奔赴。

一台好戏亦有可打磨之处。其一，第一幕中胭脂手拿“牛医卜氏”牌匾出场，挂上后却将牌匾的一面朝外，不合情理。不如省却挂这个动作，让场面更加利落。

其二，高靴的问题。郑森化身形高大挺拔，配上高靴站在台上，越发显得魁梧。尤其当他以货郎身份出现时，短高靴比例不够协调。宿介跪公堂一幕，高靴也让演员的跪姿显得吃力。男版小生是否可以考虑适当调整靴高，让舞台视觉更加均衡，值得探讨。

其三，舞台布景过于简约。整套戏的美术设计走的是极简路线，虽然“以少胜多”是传统戏曲的美学追求，但回想20世纪80年代电影版那摇曳的杨柳，总让人怀念那份恰到好处的写意之美。

瑕不掩瑜。青春版《胭脂》以男女合演拓新路，以公案精神铸魂，既守得住传统文脉，又接得上当代审美。它让我们看见：真正的经典在不过时，只要以诚心传承、以匠心打磨，便能历久弥新，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响不绝。